

## 国庆买房

□黄红卫

国庆节,国庆先回泓湾看望了娘,然后去T城。之前,国庆在网上联系了一家中介,看中T城一套房子,约定国庆节面谈。

近年,泓湾人热衷买房子,大部分在县城买,多则一套,少则两套,国庆买了三套。假如有人想赶国庆,赶不上的,国庆会买第四套。另外,国庆在上海买了房子,浦东有浦西也有。泓湾人包括国庆老婆也嘀咕,买这么多房子干什么? 难道电动工具做厌了,改行囤房吗?

还得从国庆年轻时说起。

年轻时的国庆因着长相周正待人实诚,招来一道又一道迷妹的秋波,但他只在乎本村的锦绣。为了示好锦绣,国庆费尽心思,他听说芦花能换钱,便拔光泓湾村芦花,肩扛背驮到上海十六铺码头,从贩子手里换得六十多元。他捏着钞票,没有立即返回苏北,而是直奔百货公司,蜜蜂香皂、珍珠雪花膏、自动伞、袜子、围巾,锦绣说过喜欢上海货色。

可锦绣爷不喜欢。锦绣爷嫌国庆家底子薄,泓湾村高高低低数不清的楼房,唯国庆家仍矮塌塌的平房。爷说把这些东西退还国庆,否则别喊爷。

锦绣拗不过爷。锦绣爷替锦绣张罗的婆家,楼房砌了三层。锦绣出嫁那天,恰逢云幕低垂、大雪纷飞,国庆躲在村头树林子里,硬把自己铸成一尊雪雕。若不是家人苦苦哀求,国庆死了娶妻生子的心。

国庆妻子是国庆娘的娘家人,大概看在娘的份上没任何要求,只国庆高兴人赘即可。谁知国庆倒过来提了个要求:借十万现金,行不行? 行就合,不行就散! 国庆晓得县城刚刚启动的电动工具市场苏北最大。

也许,国庆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,仅仅五年时间,门市开到了上海。有年,国庆捧了数十万回泓湾,准备盖房子,盖泓湾村最阔气的房子,地址选在锦绣爷门口。国庆娘不同意,称:“犯不着出这口气,锦绣够倒霉的,几年不看见她人影了。”原来,锦绣一直随男人在百里外T城开饭店,开始,夫妻俩目标一致,小饭店玩过玩大饭店,小房子住过换大房子。待一切如愿,男人迷上了赌博。吵过,闹过,男人甚至自残过一根指头。直到某天转掉饭店卖掉车子,男人又失踪了。据知情人士透露,男

## 洋葱(外一首)

□低眉

树木是比人有优势的物种：  
它们竟能，在死亡之后换一种面目继续活着——  
作为树的存在，死了  
作为木头的存在，持续很多年。

之后，再换一种面目，  
变成木器。比如：  
一张缅甸花梨木长椅  
能把作为一棵树的伤口  
修行成作为一件木器的花纹

椅子比你更坦露——

## 木匠

劈了它吧，木匠  
用手，去剥树皮。也可以摩挲  
用目光，用嘴唇，用你的粗粝，温热  
把盐和泪水的皴裂，皱褶  
伤口，蓄满了雨水和青苔的皮肤打开

它是一根木头，不会在谁手上战栗，  
也不会发出人的嚶吁  
只会静静地，现在你的月光底下  
真的是一块好木头。光滑，无辜  
有内心的伤疤，扎进时间的肌理  
如今早已静成木纹，和云头花朵的波浪

现在，开始做活计吧。木匠  
用滚烫的伤口，去覆盖  
用鼓鼓的手臂，去拿起斧头  
锯子，刨子，凿子，墨线  
量，划，削，凿……细致一些，轻一些

人与赌友去了广东，老本行，开饭店。问题是个女赌友。

节日的T城，彩旗招展，鲜花怒放，大街小巷洋溢欢声笑语。

曾经，国庆借考察市场之名来过T城，大街小巷绕了又绕转了又转，锦绣，你在哪儿？你乌黑发亮的马尾，你风吹柳条般的身段，你笑的样子哭的样子……某幢楼前或某拐角处，国庆一次次驻足，仿佛一次次握住了分离时刻锦绣跌落的泪珠。

按照中介发送的定位，国庆顺利抵达锦绣花园。之前中介也推荐了其他几款二手房及即将开售的新楼盘，国庆表示不感兴趣，他认定锦绣的家就在“锦绣花园”或附近。假设哪有“国庆花园”，他国庆一定翻江倒海过去买房子。这是国庆的逻辑。

开始，老婆不同意买T城的房子。老婆不知晓国庆当年之事，而是认为T城位置偏僻，前景不乐观。国庆干脆轻描淡写说自己有个初恋生活在T城，这个初恋呀，当初瞧不起咱嫌咱穷，咱要让她看看……

老婆一听竟乐开了花。

房东失约。国庆等了一个小时，房东迟迟未现身。中介一边打招呼一边忙不迭联系，联系来联系去对方手机始终无人接听。国庆来了脾气:“切，有钱还怕买不到房子!”准备离开时，泓湾来了电话，汇报:“娘的头晕病犯了，是否送去医院?”国庆几次把娘接到上海，替娘雇了贴身保姆。娘横竖待不惯，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!

暂时不能返回上海了。国庆把车头对准泓湾。村道上一字排开好多辆车，一拨人围在锦绣爷门口。国庆摇下车窗，问啥情况? 看热闹的人抢着说:今天真巧，不回来的都回来了，锦绣刚落脚，她男人不知从啥地方冒出来了，扬言离婚前必须把T城的房子卖掉。锦绣死活不同意，说房子应该留给儿子。猜锦绣男人啥话? 锦绣男人叫嚣房子不留给野种。稀奇，第一次听说，不晓得真假，这锦绣像不像搞野种的女人? 闹来闹去两边老人也都卷了进去。要不是110，这会儿肯定死的死、伤的伤。说话时，一个顶着满头红毛发的女人从锦绣爷屋里出来，冲一辆红颜色汽车跑过去。国庆定睛一看，那不是锦绣吗? 千变万变，哪怕柳条变成水桶，眉眼变不了。

不等国庆回神，红汽车绝尘而去。

## 紫琅诗会

面对一张缅甸花梨木长椅，  
其实是在面对，一截木头的横切面：  
年轮、涟漪；伤口、疤痕；  
面对一棵树的故事：  
缅甸，深山，热带雨林，以及它，  
丰沛的、纵横交错的内心。

你不能，比一张椅子  
活得更长久。你老去，满脸黑斑  
而椅子，则起了浑身的包浆  
高贵，通透，油亮，  
——时间也站在它这边。

把它弄成你想要的样子，任何样子  
它会恪守一块木头的本质  
它会沉默，忍受。爱就是忍受  
对于一根木头来说，它也只会忍受

也想咬你的手臂  
在你雕刻的时候，小小地挣扎  
但它，只是一截木头  
如果有一点点这样的表现，它就不是木头了  
——它丢掉了性命，  
又把它认回。

现在，它在你手上  
对它好一点吧！既然，  
你是一个木匠  
就要恪守木匠的天职——  
它可以受伤，仅限于  
在你把它变成木器的时候



## 苇风

李陶

## 甘肃行记

□周蓉

秋风辽阔，风也好，日也好，一旦落在大西北，整个土地就显出了一幅大国气象。苍茫、庄重、肃穆、无涯……这些形而上的词语落地生根，有了具体的可指。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刻，看到还是想起，我能找到的描述词大概也就是这些。但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堪，毕竟，在这样的自然面前，人要是还能不失语，也算是奇迹了吧。

张掖

这些年的出游大概就是不断与曾经念想过的地方会合的过程，我看见它，它也看见了我。

在张掖，看到了很早以前张艺谋的电影《三枪》中让人目眩神迷的丹霞地貌。那时大荧幕上一幅幅图景闪过，简直像遥不可及的superstar，整个人完全被明艳动人的颜料盘所砸晕。

真正站在它面前时，看到的土地因为没有下雨，整个显得灰灰的，一幅干透了旷阔。思林说像是她制作水印版画时风干的颜料。因为不鲜亮，总觉得没有当年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么美，但又有一种接地气的真诚，像是卸了妆的大明星，反倒露出了一些生活的烟火气。

走累了坐在亭子里休息，忽然听到头顶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，原来这是祈福亭，挂满了千里万里来此处求福的许愿牌，大概是竹子做的，风吹过时，一块撞到另一块，一群撞到另一群，它们愉快地发出声音，又清又脆，像溪流淌过，真有环佩叮当的那种感觉。若是在江南，这种响声应该不大吸引到我，因为它和周围是相融的，甚而润泽到成为风光的一部分。但在大西北，在这片干燥又辽阔的土地上，听到这样的风铃响，顿时就觉得异军突起般地夺耳，说夺耳都不准确，它只是被风顺势送进你耳膜，让你看着眼前的漫天黄沙情不自禁地想起流水，想起雨滴，想起雪化的漫漫日光。

嘉峪关

小时候在课文中就学到嘉峪关是天下第一雄关，隔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看到了那块刻着字的石碑，居然是矮矮的一尊，看上去朴素极了，有点不配上面的六个字。

游客稀少，越发显得暮色里的嘉峪关肃穆凝重。一脚一脚踩在细沙中朝前走，人一点都不想说话，也不能说话，耳畔呼啸过的，是风声，也是岁月的回声。从来幽并客，皆共尘沙老。茫茫戈壁，滚滚黄沙，亘古的广漠之中，人类文明像是虚化成模糊的蜃景，在这里，时间反当着时间，静得天崩地坼。

对面一轮胖大的红日正在天边慢吞吞地往下坠。云层又浅又淡，整个天空似乎除了圆日，再无他物。我没办法不想起那句著名的“长河落日圆”。人在此刻内心都被摊平，反正无论涌出多少词句，最后都临阵曳甲，因为这五个字已经写尽了一切。

往回走的途中，不经意地抬头一看，月已如钩。它有些孱弱，又有些傲娇的清冷。旷野无声，城楼肃立，风吹起黄沙簌簌作响。可

是因为头顶那一弯淡月，这豪放派的边塞忽然就有了一些婉约的气息。这月光该照过多少离人的心肠啊，它已经很老了，可是月光再老，洒在这无言的城墙上，还是那么清冽明亮。

鸣沙山和月牙泉

据说俯视能看到更好的风景，我和思林去坐了滑翔机。虽然冷得我浑身颤抖，但终于可以俯瞰鸣沙山和月牙泉，内心还是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万里黄沙，一湾碧泉，大自然的神奇之一大概就体现在这里——最干燥的地方有最清澈的河流。就像诗人戴潍娜说过的那样:美，是一种类似堕落的过程。最贞洁的人写最放浪的诗，最清淨的文字里有最骚动的灵魂。

雅丹地质公园

今天去了雅丹地质公园。那些历经千百年累积沉淀下来的小土丘，在这里拥有了也许是它们此生最美的名字——雅丹。大巴车一路行驶，一车的人被赶鸭子似的送往被精心筛选过的拍照绝佳处，到了固定的点就让我们下车，流水作业10分钟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想静静地看一会待一会，实在是一种奢侈。讲解员一路都在程序化地冷静又尽职地介绍，也许是介绍得太多了，他的语气已经几无波澜。只是后来他说，这些大大小小的雅丹是很脆弱的，说不定哪一年哪一天你们就看不到它们了，因为它们已经慢慢地风化在这无边的沙漠里。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下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神色有些戚然，像是刹那的真情流露。

我转头看车窗外那些被自然之手塑造出来的土孩子，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矮的，千丘千面，一律用绳与我们隔开，的确美好又脆弱。它们直直地站在这里，偶尔与人相遇，与雨重逢，很多年后，它们终于站累了，就会慢慢放低身子，彻底投身脚下的土地，像一滴水终于流回大海。

这样的过程，是遗憾，大概也是另一种圆满吧。

在甘肃的最后一天参观了莫高窟。看到一尊佛像上刻着一些字，写着“康熙某年某人到此一游”。面对盛景，人好像总难免克制不了内心的一些躁动，那些想要证明自己打过卡的念头，也许古今中外的人心，大体皆相同。就像我自己，这些年去过贵州，回来就写镇远一夜；去了西藏，就写西藏日记；来过甘肃，就想写甘肃行记。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上“到此一游”的证明而已。这些文字于甘肃而言，于西北大地而言，如滴水入黄尘，谈不上意义，更无所作为，无非是日后翻翻，方便自己恍然大悟:啊，那年的10月，我在那里啊。

可我还是执拗地想记下来，因为每一次远行的那些时光，就像凡俗的生活中突然荡开的一笔，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暂时可以任性地搁置。人生虽无常，但远行的有意思之处，不正在于，有那么一些时刻，让我们感到接近于永恒永生的喜悦，就像张爱玲说的，漫山遍野都是今天。